



梵高白色果园

田瑛

请让我如此纯粹走进阿尔的春天。我的心，就打开了一口泉。汨汨的，剔透的喜悦，流入你的心田。这是你久久的向往，雀跃语言的绽放里。细化到具体的每一朵。我沉入你幽深的眼眸，鞋子沾染的泥土。那是自然的轻吻。

一个背包，是画家孤旅的象征。而抵达白色的果园，繁花紧簇，喜悦的晶莹，岂是词语可以描述？我触摸着画布里的地图，白色的深夜里，潜藏粉色的心事。请允许我潜入你，一起触摸花朵喧哗中孤独的眼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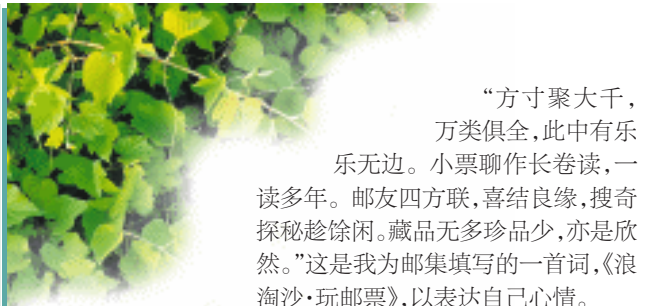
风还携带碎冰。风里游动着玻璃似的水，呼吸冒着白烟。杏花的头已经探出果园的围墙，我游走于它的世界。色彩是唇红齿白的，像春天的白蝴蝶。它飞进我的梦里，前世的结缘，今生的一次重逢。

桃花是粉白的。我以为这是你一生都在探索的盛开。我们有些模糊的目光，忍不住跳入造物主的诗篇。我在你的色彩凹凸里，抚摸到一个少女。她倚靠在心上人的胸膛。

狂欢，是春天要表达的词语。待产的人们，挤入人类生存数字下滑的僵局。梨花带着春的泪水，我在你路过的地方，光线在我体内，形成新的投影。

那是你的礼物，无形且具体，每一滴坠落都在泥土上完成一次重生的契约。

云彩在画后，月光在天上。而你在我心上。我沉醉在你的果园。我们隔着时空呼喊，而我们又生命的舞台上写真。我们终究不会缺席春天，以白色的纯洁，清泉似的词，铺张于一块麻布上、一张白纸上。色彩，由我们定，任时间分解。



“方寸聚大千，万类俱全，此中有乐趣无边。小票聊作长卷读，一读多年。邮友四方联，喜结良缘，搜奇探秘趁徐闲。藏品无多珍品少，亦是欣然。”这是我为邮集填写的一首词，《浪淘沙·玩邮票》，以表达自己心情。

集邮源于个人爱好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最后形为一种文化活动。邮票作为邮资凭证，是完全为了实用的东西。可人们在寄信贴邮票之间慢慢发现，除了实用之外，还可以在小小的邮票与信封上大做文章。方寸之大的邮票、手掌之大的信封，不仅仅是书信本身，而是表现大千世界。

即便实用的邮票与信封似乎都在远离人们的生活，集邮演变成了投资热门，相当一部分人以邮品交易为业，他们的集邮其实是一种理财；另外一些人，则是以交易养爱好，所谓以邮养邮。我的集邮纯出于爱好，并逐渐由爱好转入研究，围绕专题集邮长年坚守，唯愿所成，乐此不疲。

我收藏有两张珍贵的邮票，一张来自马克思的故乡，德国发行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小型张。邮票像知识卡片一样，记录着国际共运的历史。1848年2月21日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正式发表。另一张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邮政发行的纪念十月革命的邮票，每每展阅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于是，我在那一年编纂了一专题邮集，参加了一次集邮展，首次获得了主题奖，《中国集邮报》还专版报道了“杨学成和他的邮集”。初战告捷，备受鼓舞。

我的第二部邮集是《凿空》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，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视为“凿空”之行，由此开辟中原王朝前所未有的通畅其行、物畅其流，推动不同文明、不同宗教交流互鉴、取长补短的共同进步，这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。

那年秋高气爽、硕果飘香时节，我和三五好友自驾游，穿越河西走廊，阅尽大漠戈壁，领略人文景观，心灵为之震撼。沿途的旧驿站，现在的邮政局，一个不漏深入打卡，尽管舟车劳顿，也不忘拜访当地邮友，寻求他们指点迷津，搜集与丝绸之路相关联的邮品。

结束此行回到家里，便迫不及待着手编纂《凿空》，邮集划分五个板块，即：交通网状、遗址记忆、友好交流、包容文化和价值弘扬。邮集说明“丝绸之路”一词，早已超越其历史含义，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，为当今世界共享和平、共同发展提供了价值典范。

《凿空》邮集编纂完成，时逢中国邮政发行《丝绸之路文物（三）》邮票，“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椰枣纹执壶”也列在其中。

在编纂《水稻》邮集过程中，我逐渐明白了水稻的起源，在远古时代，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的需要，从杂草丛中发现了野生稻，经逐步将它驯化、栽培。由此，一种人类必需的主要粮食品种——水稻产生了。

几千年来，水稻养活着人类、影响着人类，人类在耕耘与收获的历程上，遇到了几多苦乐、悲欢、劳逸，生发出无限的情感文化、智慧与梦想……

《水稻》邮集贯穿了稼穡之艰难，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。我用2013年11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的《杂交水稻》特种邮票为结尾，并将袁隆平院士为我亲自题词的首日封放在突出位置，让爱惜粮食、节约粮食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。

“言为心声，书为心画。”我的另一部邮集《心画》，标题就是引用杨雄此话，主题就是讲语法。书法，见证着中华文化的演变与发展；邮票汇聚着人世间的芸芸众生。

这部邮集呈现邮票上的书法，琳琅满目。驻足精览细阅之途，或可得到诗意的、哲学的、禅学的、音乐韵律的、美术造型的体悟。我每翻阅一次，就像进行一次艺术和历史的巡礼。

而今，电子邮件、社交媒体等数字化通信方式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在这股数字化浪潮中，邮票的通信功能逐渐弱化，但传统邮票文化，不仅没有褪色，反而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与深远的意义。

每一张邮票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。一般说来，邮票设计往往融合了绘画、摄影、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，是微型的艺术品。无论是自然风光、历史人物、科学发现还是民俗文化，邮票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，展现了不同领域的艺术魅力。与汉字的横平竖直不同，人们可以在方寸之间领略艺术的无限可能，增强个人的审美素养和鉴赏能力。

一封封纸质信札、一张张实体邮票、一枚枚邮政日戳，蕴含我的情感与记忆。无论是纪念特定事件，还是记录家族历史、个人成长轨迹，邮集中的每一样邮品，它们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，个人与社会之间情感交流的桥梁，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。

不知不觉，迷上集邮已经整整60年了。每当翻开厚厚的专题邮集，我就会沉浸于知识的海洋里，陶醉在艺术的享受中。美哉邮票，乐哉邮集！

过的春华路口高桥、金井，现在看不到半点往昔的贫困痕迹。曾记得去年我登上高桥的紫竹山，阳光明媚、天高云淡，方圆十多公里景象尽收眼底。山上绿树耸翠、鸟语花香，山下阡陌纵横、村庄静美，眼前一幕幕游过白鹭湖、金井河、高桥老街和农科院科研基地，游过绿色的田野和成片的大棚，思绪在金桥家风家训馆、廉政文化长廊停留，神清气爽，心情愉悦。

车行十多分钟，沿几座连绵小山转入雅致的篱笆小院，在一幢颇为讲究的三层砖楼前停下。打开车门，淡淡花香的清新空气迎面涌来。楼内迎来两位面色红润的老人，一看就是友人的父母。问好落座，无比亲切。

接过老人递来的茶水，我闻到一股记忆中的山茶味道，连连表达谢意。这是我当年陪老领导到黄兴、春华农家第一次喝过的那种味道，也是那年扶贫在村上常喝的味道。烟熏茶，顾名思义比刚才在茶室喝的毛尖亲民，有着老百姓生活的烟火气味道。它在绿茶制作程序之外，增加了一道烟熏工序。中餐饭菜准备好了，友人母亲要现炒两个小菜，他父亲陪我们聊天。我们夸赞老人勤劳，烟熏茶做得好，老人家则乐乐呵呵，给我们讲劳动生活、养生经验。餐桌上，土鸡火锅冒着热气，水煮鱼溢出紫苏剁椒的香味，还有腊鱼腊肉香肠的腊味合蒸、春笋炒肉、香椿煎蛋。一盘春笋炒肉，引起我与老人家的深度交流，春笋采自旁边山上，猪肉则是本地曾经入选省级地方保护名品的罗代猪肉，它的细腻和香味令人印象深刻。

雨后阳光有着潮湿的清新，楼旁小山飘出丝丝白雾，友人带我们钻过水汽去看他家的菜园和十几棵茶树。

菜园不大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一行行一片片，郁郁葱葱，宽大叶子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，有青菜、菠菜、莴笋、莴菜、韭菜、香菜和葱蒜。同来的朋友在嫩绿深绿交织的茶树前，新奇新鲜。有人想帮忙采茶玩玩，有人说淋雨的茶不好加工，大家便罢。

友人伸手轻轻在茶树枝头拈了一下，把一粒芽尖晃晃，送进嘴唇。我学他的样子，也拈起一粒茶芽入口，顿时一股清香盈满口腔，这不是毛尖和烟熏茶的味道，分明是春天的清香，是山野给我们的美好自然和原生态的体验。回味茶香，友人接着炫耀他的“百宝山”“多彩园”，自然植被，原生态木，山茶山花水果，我们中午刚吃的蔬菜及野生的香椿、细笋、荠菜……

想到“历史”这个严肃的辞藻。那些地名，有些来自朝廷，有些来自地方官衙，更多的则来自民间。民间士绅的一夜沉吟、乡里秀才的一声浩叹、或是粗砺汉子的一句笑语，电光石火，灵气勃发，才有了那些地名么？

小地方的名字，往往又混合着家族的气息，刻下了姓氏的烙印，使泾渭分明的方言落地生根。宋家园、李家墩、刘家湾、张家岭、王家屋场、杨家老屋、邹家大屋、赵府大院……它们伴随着先祖的迁徙，像某一阵风吹过来的种子，像某一只大鸟嘴中跌落的种子，在陌生的土地扎根萌芽，开花散籽，然后长成参天大树。它们浓缩着村庄的历史，使抽象的人文脉络清晰，并有着黑陶的质感和铸铁的重量。

田畴也有名字，形象生动，元气满满。斗笠丘，斗笠般大小的一丘田。蓑衣丘，蓑衣般大小的一丘田。三亩大丘，面积达到三亩的一丘田。枫树丘，枫树下的一丘田。三十八丘，既是田垄，也是地名，意谓三十八丘田加起来才一亩大小，生存条件何其艰苦。与汉字的横平竖直不同，田畴依山就势，田埂顺水随路，它们意味着仓廩与香火，与耕种血脉相连。一座大院，一丘大田、一脉大山、一洼坡地，甚至一溪、一瀑、一塘、一路，都有着自家的乳名，都有着主权更替时的惊心动魄。

而小孩的名字，还在襁褓之中甚至还在母体就已构思，把动物、植物、山水、节气、时辰、数字、辈分、时代都糅合了进去。当端午遇上中秋，与黑牛、二狗一起，约上解放、跃进去赶集时，可能是男女老幼的六个人。他们走在弯曲坑洼的乡路上，乡路伸向辽远，伸向灰蒙蒙、闹哄哄的古老集市。他们谈笑风生，经过一个个有名字、没名字的小地方，把一串串的脚步留在山梁、山涧、山麓、山岭，留在田垄、溪畔、河堤、滩涂，像一丛有思想的芦苇，走在时间的最深处。

山峦或许会崩塌重塑，河流或许会决堤改道，茫茫沃野或许会荒芜石化，高院深墙或许会灰飞湮灭，但地名还在。有老地名，有新地名，有推翻老地名而启用新地名。但真正楔入骨髓、触动心灵、铭刻记忆的，还是老地名。它们是乡土的组成部分，土得掉渣，重若千钧。没人知道那些地名的始作俑者是谁，初衷是什么，就像没人知道山为什么站在那里、村庄为什么称为村庄。只有那些地名生动如初，被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念叨着，直至天荒地老。

好好晴天，一阵急雨匆匆而来，这个时点本来要参观朋友的乡间“别墅”，浏览他的周末菜园。车子过长沙县高桥镇从金井镇拐出省道，就近进入一茶园躲雨。服务员的热情，让我生出随遇而安和随缘的心态。

找个面向开阔地的位置坐定，一幅茶山风景图徐徐拉开画面。绿色染遍山峦，错落有致、高度齐胸的茶树生机勃勃，隔窗也可闻到漫山茶香。友人拿过茶单征求意见，我说大好天气，就品嫩绿的毛尖吧。两友担心新茶上火要了老茶，我与一友要了新茶，我还请服务员少放点茶叶。

满口茶香，调动了友人的话兴，反正家里老人已准备午饭，不急赶路。我问，怎么想到要回乡翻修房屋、美化环境、开辟菜园？友人说在他们村里，好几家都这样做了。从长沙城回去，一小时不到，路好村美，每次回家都有惬意感受。做文化产业的朋友到村做客，触发灵感，想租几栋空房做民宿，谈来谈去，只租到一栋。另几家的年轻人，听了他的想法，有了自己改造家居环境的打算。民宿做好后，村民们大开眼界，有的主动联系他。友人袒露心声，他改造家居条件，主要是让不愿在城里居住的父母，晚年生活舒适快乐。他和家人经常回去，朋友们也喜欢那里，一些人离家久了，也能在那里慰藉遥远的乡愁。

朋友的话就像讲的此时的我。我家乡离长沙很远，当年回家需一两天，现在高铁两个小时，父母去世后就很少回去了，我的乡村也已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越来越陌生，童年少年的景象只在记忆里留存。许多来自乡村的新城市人，和我一样，在长沙周边的乡村，能时常找到新的共鸣。

目光从大玻璃窗外收回，我对靠墙的书柜产生兴趣，放下茶杯，浏览。思想政治类，文学类，财经类，小本本，大部头，素雅的，花哨的，林林总总。旁边一个区域，放着省级的和长沙市的几份报刊，我随手翻阅，反映乡村快速发展的板块内容吸引人。友人从门外进来，雨停了。室内阳光明显变亮，我放下报纸，一行人出门上车。

太阳出来，车行在雨后新晴的公路上，颇感舒适。对长沙周边近年农村交通和村庄的巨大变化，我有直观和切身的感受。年轻时曾经到黄兴镇、春华镇看望过一位农民，那时，田野是原始的产量不高的农田菜园茶园，住房破旧，车道难行。多年前我在长沙县与平江县交界处的一个村扶贫一年，一次次经

人们在为小地方和小孩取名字的时候，骨子里几乎就是诗人了。有李大白的仙气飘飘、苏东坡的浪漫随性，有洪水泛滥般丰沛的形象思维。这使得那些小地方像唐诗宋词一般意蕴隽永，又像土坯瓦罐一般素面朝天，还像他们的小孩一般生龙活虎。他们常常将两者混淆，把本该属于小孩的乳名，安在了小地方身上；把本该属于小地方的名字，又阴差阳错地安在了小孩身上。但他们似乎从未察觉，并且将错就错、一错再错。

离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谈小地方的名字，肯定会脑筋短路。比如牧马场，就要想象着曾有一群骏马在此溜达，有马鞭子甩得啪啪响的牧马人在吆喝透明的空气。而那群骏马来自遥远的北方草原，那个粗壮的、浑身散发着膻味的牧马人有皇室的血统。他被追杀，他隐姓埋名，他九死一生，他有着苏武牧羊的孤寂和忧愁。比如兰冲里，就要想象着幽兰满谷、暗香浮动。想象着曾有一户大姓人家隐居山里，房屋三进三庭，植桂花兰草，养鸚鵡锦鲤。夜已深，若水的公主在窗前剪烛，泪盼归人。比如井冲里，那就肯定有一口年代久远的老井被茂盛的菖蒲包围着，泉流不动，即使大雪封山，井水依然冒着热气。比如雷冲里，就要想象着在一脉溪流旁的筒车和水碓，在一间低矮的茅屋里，原始的水碓在一下一下地击打着带壳的谷粒，使金黄的谷粒变成雪白的大米。比如化字头，肯定存在过化字的炉子，把字纸一张一张地递进炉火熊熊的火塘，让字纸燃尽，化为淡蓝色的烟缕。把字纸烧掉，避免字纸被玷污，是何其神圣的葬礼。比如白石冲，就该遍布着雪白的石头，嶙峋怪异，承载着白石一样坚贞的爱情。比如芭蕉坡，满坡的芭蕉在蔓延拥挤，有雨滑过、有风吹过、有溪流漫溢。

还有我引以为傲的地名，我的村庄——浒溪。“浒”者，《尔雅·释丘》中的释义为“岸上平地，去水稍远者名浒。”“溪”者，溪流也。浒溪，自带诗情画意。吟哦着这些地名，你会

一些地名，你会

停一停，别匆匆

龙婧婧

春天万物复苏，一切都欣然。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放飞的心，一周前就在问：“妈妈，踏青去哪儿？”“我在朋友圈翻一番，“去看油菜花”！孩子们欢呼雀跃，乐得开始满心期待。

没等我叫醒，孩子们居然自己醒了，很利索地收拾好，开开心心出门了。孩子们看着乡村景象惊奇不断，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顿时，开启了十万个为什么的节奏，一连串问题让我应接不暇。没过一会，我就词穷了。

春天的风和煦温柔，让人心宁气静，静静地似乎还可以闻到风中蕴含的泥土气息、不知名花香，不时还夹杂着农家肥料的臭味。啊，这臭味，一下子又热闹了车厢，孩子们的笑点真是与众不同。

终于下车了，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跑向田野，不一会儿又折回来，急急地问：“妈妈，油菜花呢？”我抬眼望去，不觉一惊，说好的那金灿灿的万亩花海呢？难道花谢了？“我们往里再去看看。”我稳住阵脚，安慰着孩子们，拉着他们往田野深处走去。“那里有！”眼尖的哥哥指着远方。在绿油油的菜地中零星地泛着些许黄色小花，全然没有连片成海的壮观。果然花谢了，我不觉有些失望，还很抱歉，辜负了孩子们一周的期盼。一周前的决定显然赶不上自然万物生长的节奏。“哎，太不接地气了！”我暗暗自责。

好在孩子们容易满足。他们立马跑到田边仔细观察，弟弟拉下高高的小黄花闻起来。“这味道不太好。”哥哥说，“看，这些花梢上长出了尖尖的绿色小果来呢。”倏地，两个小家伙飞入菜地不见踪影，只听见此起彼伏的银铃般笑声。

绿是春天的主色调。青翠欲滴、翠绿盈盈，真是养眼。我将目光在远处近处来回巡视，感觉总也看不够，乡村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，无处不在的绿，无处不在的生机。这松软的土地似乎承接了我满心的疲惫，踩上去让人顿感愉悦。

我自顾自地往前走，经过一座小桥，来到了另一片田地。此刻，我的眼前顿时一亮——大片紫色花海像一幅画卷从眼前向远处徐徐展开。在新绿交织的地毯中，这密集如星子般的紫色花朵被细细地绿杆支棱着向着天空盛开，安然而美丽、团结又热烈。微风轻拂，它们摇曳多姿，给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。真是意外惊喜，错过了金色花海却迎来了紫色花海。

孩子们最是惊奇。哥哥蹲在花边，认真端详，数着花蕊和花瓣，念叨着，“从白色渐变到淡紫色。”“这像什么？”弟弟发问了。“像蝴蝶！”哥哥说。“像碗口”我说。“这是什么花呢？”弟弟又问。我哑然。爷爷站在不远处的田边，开始给我们科普：“这是红花草，这可是一个好东西，既是改善土质的好肥料，又可以给牛作饲料。蜜蜂在上面采的蜂蜜也很好。”果然，定睛一看，许多蜜蜂在花朵上忙忙碌碌。我赶忙拿起手机，捕捉下这难得而有趣的镜头。

孩子们豁然开朗地点点头，目光一转，却被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堆吸引过去了。这是由附近一块新整理的地挖出的泥土而堆积起来的。表面的土地被太阳晒干了，而踩下去后却依然可见些许湿润。弟弟直冲上去，一脚便把顶踩平了，湿润的泥土沾满了鞋底，我立马喊住他。他只好作罢，便拿起地上躺着的锄头挖起来。一抡、一挖，小家伙一副煞有介事地劳作样。我忍俊不挠，随他去吧，亲近大地，劳动最光荣。

奶奶是喂养全家人的大厨。她眼前一亮，欣喜地发现了附近田埂上的荠菜、艾叶。“你看，这是三月三煮鸡蛋的荠菜，这是做艾叶粑粑的艾叶，多嫩啊！”奶奶一边科普一边动手了。于是，我们一起开始收集食材。人多力量大，不一会儿，我们已经采摘了满满两塑料袋，满载而归。

春天真好，赠予我们美景美食，也赠予我们无限希望。停停、等等，别匆匆，不妨多接地气，感受烟火生活……

万家烟火

他骑着一辆旧三轮车在小区，一栋楼一栋楼地转悠斜挂着的高音喇叭里始终在重复播放他自己：“收旧彩电、旧电脑、旧洗衣机……”的声音

中午时分，旧三轮车停靠在一棵树下他半躺在里面睡着午觉我走近看。他大半个上午只收了自己

一个母亲天还没有亮一个母亲打着电筒在菜地里摘她早上要卖的菜

我醒来，出门看到一束光在一个母亲手中一颗一巍

原来一个母亲拉着的不是光，是拐杖

各种路水里的路走船，走诗和远方天空的路走翅膀，走眼睛树上的路走风，走雨城里的路，走外卖小哥的电动车……

吴奕舒 供图

收旧电器的老人

（外二首）

乐乐